

解析《鲁豫有约》电视谈话节目中的语码转换现象

张海燕, 陶 媛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语码转换指说话者在同一言语交际过程中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现象。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语言接触的结果。以《鲁豫有约》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中英语码转换现象为语料,分析其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的语言特点,包括其语法句法结构、语用功能和交际意图。

关键词 语码转换; 鲁豫有约; 句法结构; 语用功能; 交际意图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0)03-0128-05

近年来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英语这一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逐渐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中国,随着英语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英语的学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管是在课堂、大众媒体、文学作品,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英语的身影,然而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接触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双语或多语现象。在这种现象中,语码转换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语码转换作为语言接触的一种常见社会文化现象,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研究者们根据各自的研究兴趣,从社会语言学、语法句法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等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语码转换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至今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们如 Gumperz^[1] 于 1982 年就提出语码转换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说法;在语法句法学方面,Myers-Scotton^[2-4]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颇具解释力的以词汇为基础的主体语框架模式(Matrix Language Frame Model)是语码转换句法学中的一大亮点;在语用学方面,Verschueren^[5] 在 1999 年出版的《语用学的理解》中提出的顺应性理论详细地分析了这一语言现象。在国内,语码转换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仍然停留在理论介绍、理论探讨和以文学作品为语料的初步分析上。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对校园语言、杂志、广告、新闻媒体、网络语言中出现的语码转换现象的探究,而有关对社会生活和文化

有着重要影响的电视节目中的语码转换现象的语料获取和分析则十分少见。本文以《鲁豫有约》这一在中国有着超高收视率的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会话为语料,以其中的中英语码转换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语言特点,包括其语法句法结构,语用功能以及交际意图。

一、语码转换的理论框架

自语码转换这一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有关它的理论就层出不穷。各国学者们从社会语言学、句法学、会话分析、心理语言学、语用学等各个角度提出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其中许多前人的理论被后人的研究成果所推翻或者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加强。本文采用的理论框架是近几年在语言学界语码转换研究领域中被反复验证和推崇的 Myers-Scotton 的主体语言框架模式和 Verschueren 的顺应性理论。前者在分析语码转化的语法模式和句法结构上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后者在研究语码转换的语言特色、语用功能和交际意图上有着很好的指导性。

Myers-Scotton 是 20 世纪 90 年代语码转换句法学最具影响的学者之一。她提出的著名的“主体语言框架模式”(matrix language frame model,简称 MLF)是语码转换句法学中的一大亮点。在这个模式中,她把决定混合成分语法框架的语言称为“主体语言”(the matrix language,简称 ML),参与语码转换的其它语言称为“嵌入语言”(the embedded

language,简称 EL)。ML的语法框架由语素顺序和系统语素构成,其中系统语素包括变位和大部分的功能词;EL由实义语素和系统语素一起构成EL孤岛,其语素来源于EL并遵循EL的语法框架。MLF模式包括三个假设:(1)ML假设(The ML Hypothesis)—ML决定ML+EL混合结构的形态句法;(2)主体语言阻隔假设(The ML Blocking Hypothesis)—在ML+EL的混合结构中,有一个阻隔过滤器阻止任何与相应的ML语素不配的EL实义语素;(3)嵌入语言孤岛触发假设(The EL Island Trigger Hypothesis)—激活EL词目可触发生成系统禁止ML的形态句法程序并接受EL的程序,使当前结构表现为EL孤岛。其中ML假设包含两条原则:(1)语素顺序原则(The Morpheme Order Principle)—在含有单独出现的EL词素和任何数量的ML语素的ML+EL混合结构中,反映表层句法关系的表层语素顺序为ML顺序;(2)系统语素原则(The System Morpheme Principle)—在ML+EL的混合结构中,所有与中心词成分有表层语法关系的系统语素来源于ML。在识别ML的方法上,Myers-Scotton先后提出了三种方法和两个模式,对MLF模式做出了重要补充。

Verschuere在1999年《语用学的理解》中提出了顺应性理论。Verschuere认为语言的使用是语言使用者基于语言内部或外部的原因,在意识程度不同的情况下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他强调所有的语言使用和语言理解都是一个交际者不断地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语言选择是因为自然语言具有三个本质特征:(1)变异性:人类语言可供选择的种种可能;(2)商讨性:人类做出的选择不是机械的,也不是按照严格的形式和功能的关系作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指导下作出的;(3)顺应性:人类能够从所有可能的选项中作出商讨性的语言选择从而使交际接近或达到成功的语言特性。他认为语码转换的意向主要是为了顺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所谓顺应语言现实是指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动态地顺应语言事实而进行语言选择来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对社会规约的顺应主要是指对社会文化,比如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的顺应;心理动机的顺应是指在交际过程中顺应交际者的心理动机。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要进行语码转换,并且选择特定的语言单位和结

构,无论是情感性地使用语言还是信息性地使用语言,不论其中的转换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论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都是出于顺应双方能够沟通的目的,实现自己交际意图的一种交际策略。

二、语料分析

本文的语料均来源于电视访谈节目《鲁豫有约》。《鲁豫有约》是凤凰卫视中文台于2002年推出的一档谈话性节目,近年来又在凤凰卫视和湖南卫视两个收视率超高的电视台播出。主持人陈鲁豫知性、大方、亲切的形象,叙事型的谈话风格,加上来自于社会各阶层不同年龄段的有着特殊经历的嘉宾,使得节目深受各个年龄阶层,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喜爱。近几年一直排在中国同类电视节目收视前茅。选择《鲁豫有约》为本文语料分析,除了考虑到其在观众群中的影响外,还是因为其叙事型随性的谈话风格非常接近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谈话方式,而且语料真实易得,对分析人们日常生活谈话中语码转换是个很好的借鉴。本文本着随机性和定量分析的原则从2009年2月至6月的《鲁豫有约》访谈节目中抽取了10期共450分钟的节目,并对节目内容进行了录音和文字整理,主要从语码转换和主体语言框架模式,语码转换和顺应论两个大的方面来进行分析《鲁豫有约》中出现的中英文语码转换现象。

1. 语码转换和主体语言框架模式

许多研究者在分析语码转换的句法结构方面通常会采用主体语言框架模式,目的是在于明确语码转换中的语言限制,即主体语和嵌入语语法句法间的相互影响。语码转换的句法结构通常分为两类:句际转换和句内转换。根据上文提到的MLF模式中,在对《鲁豫有约》10期节目的录音和文字整理中,我们发现汉语是主体语言,而英语属于嵌入语言。据统计,在450分钟,11万多字的文字中,英语出现的次数为148处,其中句际转换18处,占总数的12%,句内转换130处,占总数的88%。句际转换时嵌入语并不改变其语法句法特征,因而我们分析的重点放在句内转换。在英汉语码转换的句内转换中,嵌入语英语又分为两个层面,单词层面(单个词汇)和短语层面(语言岛)。下面是嵌入语英语在句内语码转换中各个类别的单词和短语的数量和所占比例的表。

表 1 嵌入语英语在句内语码转换中
各个类别的单词和短语的数量所占的比例表

嵌入语 英语	名词及名 词词组	动词及动 词词组	形容词及形 容词词组	其他
数量(处)	79	17	27	7
所占比例(%)	60.77	13.08	20.77	5.38

从表 1 中可以得知,在这 10 期节目的中英语码句内转换中,嵌入语英语的名词及名词词组,形容词及其词组,动词及其词组数量和所占比例分别处于第一、第二、第三的位置,而其它类别的单词和短语所占比例仅 5.38%。因此,我们将着重分析前三名的语法句法限制情况。

众所周知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两种语言不管是在发音、书写还是在句法结构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在对语料中嵌入语英语的名词及其词组的句内转换分析上,我们发现英语名词失去了它在英语语法中本该具有的屈折变化,没有了单复数、可数不可数之分。而且在一些单数名词前面需要添加不定冠词 a 或者 an,在一些专有名词或特指名词前面则需要添加定冠词 the 时,都没有添加,此时英语单词的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主要是通过汉语语法中的功能词(虚词)和词汇顺序来表示。

例如:

(1)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 bonus。

(2)那个时候流行所谓的那种 Flower Power 的时候,满头插着花,你知道。

在语码转换的过程中,例(1)中的说话者倾向于用主体语汉语中的数量词“一个”而不是用嵌入语中的不定冠词“a”来修饰嵌入语名词“bonus”。例(2)中,在英语中本该用定冠词“the”来修饰专有名词“Flower Power”,而在语码转换中,说话者选用了汉语中指示词“那种”来修饰嵌入语英语的专有名词“Flower Power”。

但是在一些嵌入语英语名词词组中,这些词组完全符合英语的语法习惯,不受主体语汉语的影响。

例如:

(3)拍戏的恋爱就是,哇,my love,我的爱什么的什么的之类,就很多。

在例(3)中,我们发现,嵌入语“my love”并没有受主体语的影响,并没有说成“我的 love”或者“my 爱”,那是因为,此时“my love”作为嵌入语孤岛仍然遵循嵌入语英语的语法结构,但是并不影响主体语汉语的句法规则。

在对语料中嵌入语英语的形容词及其词组的句内转换分析中,我们发现在语码转换的过程中,说话者通常会采用主体语汉语中的程度副词如“很”、“又”、“特别”等来修饰嵌入语英语中的形容词。此时,英语中的形容词放在主体语汉语副词的后面,充当着句子谓语、补语等功能,遵循着主体语汉语的句法结构。

例如:

(4)那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在里面就是特别的,很 smart。

(5)他又帅,又 charming,又有名,对不对哦,我说我就想嫁给他。

(6)他很 high 哦。从头到尾,你那个太好笑,有没有。

在这三个例子中,我们都能发现汉语程度副词修饰英语形容词的现象。嵌入语英语形容词在例(4)中充当主体语汉语句子中的补语;在例(5)和(6)中,在没有系动词出现的情况下,汉语副词+英语形容词一起构成形容词词组,充当主体语汉语句子中的谓语。

在对语料中嵌入语英语的动词及其词组的句内转换分析中,我们发现在句法形态上嵌入语英语动词在主体语汉语中失去了其原有的屈折变化,即不再有时态、语态和人称的变化。而这些语法特征在需要的情况下则通过主体语汉语的系统词素来实现。并且英语动词常常出现于英语动词+汉语补足语的结构中,通常补足语为汉语的动量词或趋向动词。

例如:

(7)你以为是没有人会 care 你的工作的。

(8)你是没有办法去 control 它的。

(9)我收工,我回家看一下,check 一下。

(10)尴尬的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镜头什么时候 take 回来。就是镜头一 take 回来,你就要这样。

在例子(7)和(8)中,在英语句法中本该出现在动词前面的情态动词“will”和动词不定式“to”,此时都用汉语的“会”、“去”等趋向动词来代替。在例子(9)和(10)中,嵌入语英语动词后出现了汉语补足语“一下”、“回来”,这些都是符合主体语汉语句法结构的表达法。

通过对以上语料中语码转换现象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鲁豫有约》电视谈话节目中出现的中英语码转换现象,在句法层面上并不是杂乱无章的,

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则,嵌入语英语受到主体语汉语语法句法的制约和影响,并在主体语中担当一定的成分。

2. 语码转换和顺应论

语码转换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语言学现象,除了在语法句法层面上探讨其语法规则外,我们也需要了解其语用功能和交际意图。也就是说说话者在聊天中使用语码转换的意图是什么,他们期望达到怎样的语用效果。Verschueren 所提出的语言顺应论在分析语码转换的语用功能方面有着很好的指导性。按照 Verschueren 的观点,人类之所以在交谈中进行语码转换是为了对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的顺应。下面,我们就在顺应论的指导下,对语料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分析和验证。

语码转换之所以要顺应语言现实是由词汇的可及性程度决定的。如果某个思想或概念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而不存在于另一种语言之中,或在另一种语言当中难以找到确切的对应词汇,或者两种表达不相对等的时候,那么当这两种语言相接触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语码转换或借用现象,因为其中一种语言弥补了另一种语言在这方面的空缺。在对《鲁豫有约》访谈节目中语码转换的收集整理中,我们发现涉及到人名或者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谈话者此时就倾向于进行语码转换,保留英文发音。

例如:

(11)鲁豫:“要您当年不来台湾的话是不是也上交大?”

辜严倬云:“不,我是上 Saint Johns。”

(12)辜严倬云:“所以在国际 NGO 这个工作上面,像比方说:YWCA、YWCA、还有崇她社、还有那个 GFWC、还有亚洲妇女协会什么,我都做了好几任的会长。”

(13)鲁豫:“Rock·Hudson 也会吗?”

在上面的三个例子中,“Saint Johns”是一所大学的名称,“Rock·Hudson”是好莱坞一位巨星的姓名,像这些在汉语中没有的词汇或者翻译后不知是否对等的词汇,说话者往往会忠实于源语言而进行相应的语码转换。而在例(12)中,出现了三个国际组织的名称的首字母缩略词,这是因为一方面为了话语的简洁,另一方面也是尊重了这些组织名词的客观事实,因为如果翻译成中文会显得累赘和不确切。

语码转换对社会规约的顺应主要是指对社会文

化如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的顺应。当语言使用者的言行受到社会规约的约束和制约时,为了避免社会性的尴尬,语言使用者会用语码转换来动态地顺应或遵守社会规约。

例如:

(14)鲁豫:“那我再问一下剧里面,你们在台上是需要 kiss 的吗?”

在中国,虽然社会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但是关于性或者是亲热的词汇一直是社会文化中禁忌的部分,而这些词汇在英语文化中是相对开放的。因而在主持人说话过程中需要用到这类型的中文词汇时,便会用相应的英文来替代,从而动态地顺应和遵守社会规约。

语码转换对心理动机的顺应是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主动顺应情况。语用学研究语码转换的动机主要是在于说话者进行语码转换的原因和所达到的语用修辞效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诱发性语码转换。而这种诱发可以是外部因素引发的,也可以是为了达到某一语用修辞效果,如强调、创造幽默、表达情感等,说话者是主动引发的。

例如:

(15)陈文茜:“今天有让你失望没?”

鲁豫:“一罐里面有七种颜色啊?”

鲁豫:“没有。”

陈文茜:“有七个罐子。”

陈文茜:“OK。”

鲁豫:“OK。”

这是选自《鲁豫有约·陈文茜》里的两段对话,左边的先于右边发生。在访谈中,我们发现陈文茜在说话中夹杂英语语码的频率远高于鲁豫,而且“OK”是陈文茜的口头禅。在当鲁豫听过她说不少的“OK”后,鲁豫为了拉近与被访人的距离,也在自己的话语中夹杂了“OK”一词,可以说这是一种外部因素引发的趋同。当谈话双方都通晓英汉两种语码时,在以中文为主体语言的谈话中,一方高频使用英语作为嵌入语时,另一方会为了表示趋同或拉近与对方的距离,也会相应的使用其嵌入语。

例如:

(16)张艾嘉:“我会写下那些东西,不是私心,OK?”

(17)陈文茜:“That's woman。”

(18)鲁豫:“你问洪金宝,你说,你有没有 ma 过 rry? 他说,我不但没有 ma 过 rry,我连 ss 都没 ki

过。”

在这三个例子中,张艾嘉用“OK?”来反问对方,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陈文茜在发表女人要在事业上有一番成就就要付出超出男人的努力后说的一句“*That's woman.*”,掷地有声,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和无奈;鲁豫在引用电影台词中使用的语码转换,一方面是忠实于电影原文,另一方面引用这种在单个词汇中故意汉英夹杂的语码,很好地达到了幽默的效果。

在运用顺应论分析语料中的语码转换现象后,我们可以说顺应论对《鲁豫有约》电视访谈节目中所选语料是完全适应的。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中英语码转换也是顺应语言的现实、社会的规约以及心理动机的。

三、结 语

在当今英语普及教育的中国,中英语码转换已经不仅仅是出现在课堂上的一种现象,它已经深入到人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结合主体语言框架模式和顺应论,对《鲁豫有约》电视访谈节目中中英语码转换的分析后,我们可以说中英语码转换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语言现象,而是一个在语法句法上有规律的、顺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的社会文化现象。

参 考 文 献

- [1] GUMPERZ J. Discourse strategies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2] MAYER-SCOTTON C. Duelling languages: grammatical structure in code-switching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 MAYER-SCOTTON C. A lexically based model of code-switching [C]//MILROY L, MUYSKEN P. One speaker, two languages: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ode-switch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4] MAYER-SCOTTON C.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 [5] VER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9.

On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English Code-switching in the TV Talk Show Program *A Date with Lu Yu*

ZHANG Hai-yan, TAO Yua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Code-switching is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in which more than one language or language varieties are used in communication. It is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language contact. It is also a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TV Talk Show Program *A Date with Lu Yu*,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eatures of Chinese-English code-switching both from the fields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Key words Chinese-English code-switching; *A Date with Lu Yu*; syntactic structures; pragmatic functions; communicative intent

(责任编辑:刘少雷)